

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美国 阶级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

王 锦 塘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美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研究这些变化对了解当时美国社会至关重要。

资产阶级中产生了垄断资产阶级是这个时期阶级结构最重大的变化。

19世纪7、80年代以后,由于生产和资本的迅速积聚和集中,各部门相继出现了垄断组织。到1909年,美国所有企业的全部产值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仅占企业总数1%的企业手里^①,也就是说,这些大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已经确立。

大型托拉斯的产生引起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分配的极大变动。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一小撮百万富翁手里,贫富鸿沟不断加深。1840年,全国不到20个百万富翁,1892年增加到4,047个。1893年,估计全国9%的家庭占有国民财富71%,而91%的家庭只占有29%的财富^②。在垄断资产阶级内部,金融寡头又是核心部分。据1892年《纽约论坛报》统计,当时的百万富翁中,约有1000个从事商业和投机业;300多名从事银行和经纪业;600多名经营制造业;200多名在交通运输部门;400多名从事采矿、木材和石油业^③。前两类百万富翁超过总数一半以上。他们是美国最大的剥削者。

垄断组织的出现意味着资本关系的进一步社会化,是资本主义在其自身范围内的自我扬弃。列宁指出:“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结构向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④但是,垄断组织也表现出它特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它垄断先进技术,阻碍技术进步;垄断社会巨额财富,追求最大限度地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垄断资本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使垄断资本家成为单纯的食利者;它腐蚀和收买工人贵族等等。可见,垄断资产阶级具有明显的两重性。

在资产阶级内部,除了垄断资产阶级以外,还有广大的一般资产阶级。他们同垄断资产阶级的比例从下列统计中大致可看得出来。美国的统计把所有工业企业分为三类:属于个人的、商号的和公司的。后一类1909年占25.9%即四分之一以上,产值占总产值的79%。也就是说,只占四分之一的垄断企业占有全部产值的将近80%^⑤,20%产值是其余四分之三的企业,即中小企业所占有的。后者不同程度地要受垄断公司的控制。垄断资产阶级高居于其他资产阶级之上并同它们发生尖锐的对立,是过渡时期美国社会阶级结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其他变化多少与此有关。

旧中产阶级的衰落和新中产阶级的兴起是这个时期阶级结构变化的第二个重要表现。

所谓旧中产阶级包括两部分人。一是指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确立之前处在小商品生产下的各种小生产者或独立生产者，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中间等级”，这类人在6、7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工业化的发展走向衰落。“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企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一钱不值了。”^⑥这类中产阶级还包括小店主以及律师、医生、法官、作家等自由职业者。另一类旧中产阶级是指取代独立生产者地位的中小农场主、中小企业家和其他财产所有人。这类人在美国社会曾得到充分的发展。然而，好景不长，它们终于敌不过大企业的竞争和经济危机的打击，迅速走向衰落。1873和1893年两次经济危机中，破产的中小企业达411908家^⑦。技术的进步使垄断资本的统治范围日益扩大，也是造成独立生产者地位下降的原因。因为“技术的不断革新提高大企业的经济作用，同时使独立的小生产者受到排挤，一部分变成无产者，其余部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缩小，而在某些地方则是相当完全地、相当显著地、相当痛苦地依赖了资本。”^⑧大批中小企业的破产使它们在整个社会阶级结构中的地位日益衰落。

旧中产阶级在美国是个趋向没落的阶层。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站住脚，他们不得不改变经营方式。有的将同类企业实行合股联营，然而它们无论在实力上或经营手法上都无法与大公司匹敌，很快就被托拉斯化的狂飙所吞没；有的虽然保留着独立企业的所有权，但在原料来源、产品生产、运输和销售方面，要受大企业的控制，实际上成为垄断企业的附属单位；有的一开始就被垄断企业所并吞，勉强落得个股票持有人的身份，靠分点红利苟延残喘。即使这样，它们还是难于摆脱被淘汰的命运。每年都有许多中小企业被大企业吞并而消失。

旧中产阶级有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一面，但因它们受大垄断企业的排挤和控制，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朝不保夕，与后者存在尖锐的矛盾。为了在艰难竭蹶之中维持住其地位，他们从主张自由放任政策转向支持政府干预经济。进步运动中那种反对垄断、支持建立一个能控制所有国民经济部门的强有力的政府的主张，就反映了这部分人的利益。既反对垄断，又支持垄断资产阶级政府，这就是后一类旧中产阶级的显著特征。

所谓新中产阶级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所有“白领工作者”，包括上至高级经理、下至女售货员的庞大队伍。后者指高、中级企业管理人员：经理、经纪人、高级律师、专业技术人员、部分收入很高的推销员等。前者范围太广，容易混淆阶级阵线，造成误解。因为所谓“白领工作者”并不构成单一的阶级，它在一定的意义上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缩影。上层是控制整个劳动过程的高级经理，下层是受剥削、为资本家发财致富付出剩余劳动的无产者——广大的办事员、营业人员和服务员。他们微薄的收入甚至比不上那些工资最低的兰领工人。此外，还有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中间阶层——专业技术人员、中级经理及其他管理人员。他们的上层接近于资产阶级，下层接近于无产阶级。他们地位很不稳定，其成员随着资本主义的工业周期而增减。所以拿“白领工作者”统称为新中产阶级实属太宽。美国统治阶级和有些资产阶级学者曾从办事人员日益增加的趋势，得出美国无产阶级正在日益中产阶级化，美国已成为“伟大的中产阶级国家”的结论，以此来美化资本主义制度。

狭义的新中产阶级是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产物。由于生产和资本的迅速积聚和集中，各种工业、金融、商业、保险和地产公司不断涌现。控股公司和大型垄断企业中资本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是新中产阶级产生的最重要原因。19世纪早期和中期，美国的典型企业是资本占有和管理者一身二任的。巨型的垄断公司出现以后，其所属企业遍布全国各地，资本家要事事躬亲，直接管理已不可能。于是大批经理人员应运而生。这种社会现象，

马克思早有预言，他指出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收入直接花费在其中的、多少是非生产劳动部门不断产生。此外还有：固定资本（铁路等）的形成和由此产生的监督工作；奢侈品等的生产；使花费收入的物品种类越来越多的对外贸易”，因此，“介于工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的大部分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⑨也就是说，大部分非生产劳动者所组成的中产阶级随着劳务部门的发展而不断产生出来。到了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这种中产阶级不断重新组成和继续分化就具有更大的规模了。其中的中、上层，我们称之为新中产阶级，下层则为白领工人。

总之，巨型垄断公司的发展所造成的资本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是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新中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据估计，从1870至1910年，新中产阶级人数从756,000人猛增到5,609,000人，几乎等于原来的8倍^⑩。

新、旧中产阶级的区别在于：前者不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本身受雇于垄断资本，“直接靠收入过活”，但其上层掌握着大部分企业的管理和监督权，支配着许多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是由他们组织的。他们的收入大大高于一般雇员。这种人大都效忠主子，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又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新中产阶级的中层（专业技术人员、中层经理等）虽也担负着资产阶级企业的管理职能，但对垄断资产阶级并不象上层中产阶级那样顺从。由于他们大都处于不稳定状态，因而对垄断寡头财富的膨胀和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的现象表示不满，对下层阶级的苦难怀有同情心。因为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富于理想，又受过专门训练和职业教育，所以极力主张合理地、有效地管理公共事务，往往成为国家干预政策的倡导者或拥护者。从他们在垄断企业和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政治态度看，可以说是典型意义的中产阶级。

农场主阶级的激烈分化和他们地位的下降是这个时期阶级结构变化的第三个重要表现。

1890年，美国中西部流行一首人民党的歌谣：“我作过压迫人的工具，那时我象吃奶的小孩天真烂漫，垄断资本勾结起来，打击我们这些庄稼汉。”^⑪这支歌多少反映了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美国农场主阶级的世事沧桑。

长期以来，美国农民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美国国有土地的不断发展和美国农业逐步走上“美国式道路”，农场主阶级在整个社会阶级结构中占相当大比重。然而“美国式道路”的形成过程是同生产集中和广大中、小农被剥夺联系在一起的。垄断资产阶级产生以后及其日益深入农村，农场主阶级的两极分化更加厉害。各种垄断公司对农民的重利盘剥、地价的扶摇直上、农产品价格的下跌以及政府的不利于农民的货币政策，大大加速了农场主的破产。这就导致农场主阶级在美国社会阶级结构中地位的下降。

东北部和太平洋沿岸各州是集约化程度很高的资本主义农业地区。那里的许多农场虽然土地面积小，但投资大、设备多、产量高，并且商品化、专业化程度很高，在美国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比重。这些地区的农场主是美国农业资产阶级的主体。

南部阶级关系比较复杂。许多原来的奴隶主在内战和重建以后摇身一变成了大地主，仍然控制着大片土地。北部一部分商人、官员和高利贷者乘内战后有些种植园奴隶主破产之机，买下了许多田产，成为南部新地主。还有一些北方金融家在南部放债，在农民无力偿还时没收其土地，也成为南部新地主。他们由于鞭长莫及，无法自己经营，便把土地租给当地农民耕种，于是产生了所谓“外在地主”。上述三种人是南部的主要剥削者。

南部社会的下层劳动者是少数白人小农和广大无地黑人。大多数黑人贫无立锥之地，沦为分成制农民或农业工人。分成制农民主要有分成制佃农和分成制雇农。分成制雇农除去双手，别无他物。由地主供给土地、牲畜和种子。在地主或其代理人的严格监督下进行耕作。至于种什么作物、耕作方法及农作物出售，他们无权过问。地主分取一半以上收成。雇农所得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为了糊口，只得向中间商人和高利贷者借债，往往债台高筑，一辈子被束缚在地主土地上。他们实际上是农村的无产者。分成制佃农拥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在生产中有若干投资，地租以实物支付，占全部收成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分成制佃农在劳动中也要受地主及其代理人的监督。荒时暴月还得向商人或地主借债，常常陷入债务的罗网。总的看来，他们与分成制雇农的地位相差无几。美国分成制佃农所占百分比逐年上升。1880年为17.5%，1900年为22.2%，1910年为24%。1910年共有150万分成制佃农，其中黑人占100万以上^⑫。由于南部盛行大土地所有制，广大劳动者处于人身的半依附地位，使南部农村未能大量产生在自由土地上自由经营的资产阶级农场主。因而，南部农业走的是一条与东部和西部不同的、缓慢而又痛苦的“普鲁士式道路”^⑬。

西部是美国小麦和玉米的主要产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分布着各种农场。有占地几千上万英亩的大农场。这种所谓“富裕农场”到19世纪末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很高。这些农场主也是美国地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靠大量增加投资、提高集约化程度，在竞争中处于比中、小农民有利得多的地位，逐步爬上农村社会阶梯的顶端。西部占绝大多数的是中、小型宅地农场主。他们多半要向东部资本家借款经营土地。随着西进运动的开展，向农民发放贷款成为一项十分有利可图的事业。从1880年起，东部的保险公司和银行纷纷到西部经营这项业务。许多农民由于无法偿付高利贷，成为抵押农户，甚至成为农业无产者。1890年，抵押农场占农场总数的28.2%，1910年增到33.6%^⑭。据估计，1900年，失去土地和不完全拥有土地的农户超过农户总数的一半。大批土地落入东部金融家手中。他们把攫取来的大片土地转租给他人耕种。这样，在西部也出现了所谓“外在地主”和租地农场主。一部分租地农场主虽不拥有土地，但他们可以在土地上进行大量投资，自由地雇佣工人，因而生活过得相当好。他们是东部金融资本深入农村和农业生产资本主义化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他们受垄断资本的控制和剥削，另一方面他们又剥削农业工人。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这种地位，可以称之为农村中的新中产阶级。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在农业方面也和在工业方面一样，是专以‘生产者的苦难史’为代价来改造生产过程的。”^⑮随着农村阶级分化的加剧，大部分小农成为抵押农户或雇佣劳动者。许多农民感慨地说，美国农民已经沦落到“只为垄断土地的财主砍柴打水”的奴仆地位了^⑯。1910年，农业工人达338万人^⑰。农业中雇佣劳动者的大量增长，是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趋于成熟的标志。

可见，在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美国农村各地区不同程度地受到垄断资本的控制。在金融资本的侵蚀下，农民愈来愈卷入资本主义的旋涡。农场主阶级的分化和衰落加剧了。农场主集团、特别是广大中、小农民为了挽救自己江河日下的命运，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农场主集团和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矛盾尖锐化的反映。

工人阶级在整个人口中地位的加强及其内部的结构更加复杂化，是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美国阶级结构变化的第四个重要表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这个国民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使工

人阶级在整个人口中的地位大大加强了。从1860年至1910年，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从60%降到31%，而产业工人却从18%增加到28%^⑩。在制造业中的工人从1870年的250万增加到1920年的1,120万^⑪。工人阶级在整个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美国工人阶级内部的层次也更复杂化了。首先表现在白领工人的大量增加。所谓白领工人，是指企业中的办事人员、低级技术人员、秘书、推销员、打字员、会计、出纳、营业人员等。白领工人的出现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是非生产劳动部门日益膨胀的结果。随着大公司的出现，“非生产性的”白领人员迅速增加。从1900年的314.1万人增加到1910年的550万人^⑫。白领人员中，办事人员发展最快。1900年才90万，1910年猛增至200万^⑬。白领工人的地位同蓝领工人（传统的产业工人）相当。他们同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者，收入低下，有的甚至比不上熟练工人；他们同是劳动力的出卖者，既无财产又无权力。他们的区别只在于分工不同，前者在服务部门工作，后者处于生产第一线。在美国有人把白领工人划到新中产阶级范围内，显然是不科学的，它混淆了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阶级之间的界线。

其次，表现在工人贵族的扩大。工人贵族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在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垄断资产阶级从压榨国内劳动人民和国外殖民地的高额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来收买无产阶级上层，以便培植和巩固机会主义。领高薪的熟练工人和工头就是工人贵族的社会基础。从1900—1910年，工头数目从16.2万人增加到31.8万人^⑭。工人贵族从生活方式到世界观都资产阶级化了。他们的出现和扩大，造成工人阶级队伍的分裂，使美国工人团结成一个整体更加困难。垄断资产阶级的收买政策确实起了作用，劳联在后期的蜕变就证实了这一点。工人阶级内部层次更加复杂化的第三个表现是，不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的大量增加，并成为工人阶级中比例最大的部分。这种情况与现代化的重工业和新兴工业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些部门垄断化和机械化程度较高。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尽可能有效地利用生产设备，把复杂的劳动过程系统化和简单化。其目的是把一切知识和技术集中到自己及其代理人手中，把机械执行职务分配给不熟练、半熟练工人或由他们照管下的机器去担任。结果熟练工人的比例下降，不熟练和半熟练工人不断增加。据估计，1900年不熟练工人占整个工人阶级的70%以上^⑮。外来移民是不熟练工人的主要来源，其次是黑人、童工和破产农民。1880—1920年，有2,350万移民进入美国。1921年，美国21个工业部门中，有52.9%的工人是外国出生的移民^⑯。1870年，女工在工人总数中只占13%，1910年增到20%^⑰。非白人妇人参加率更高，1920年占40.6%^⑱。童工在1910年占全部劳动力的5%^⑲。不熟练工人生活在美国社会最底层，工资低、工时长、工伤多、失业率高。8、90年代，大多数熟练工人的工资都有所提高，但不熟练工人的工资却很少增加。随着生活费用日渐上升，工人的实际工资便大大下降了。据统计，当时四分之三有工资收入的男人，其工资不能维持一家最低限度的生活。1904年，罗伯特·亨特估计，美国有1,000万人处于贫困之中，占美国人口的八分之一^⑳。由于不熟练工人的工作时间长，一般是每天12—14小时，有的多达15—16小时。所以，他们是工伤事故的主要受害者。据统计，1880—1900年，平均每年有3.5万人工伤致死，53.6万人受伤^㉑。不熟练工人的失业率相当高。1908—1915年所谓繁荣时期，工人失业率从未低于4.4%，其中有三年高达8%左右。1913年，纽约制衣工人失业率达40%，建筑业25%^㉒。当广大工人生活状况不断下降的时候，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率却扶摇直上。1889年剩余价值率为71%，1899年为85%，1909年为91%^㉓。事实说明，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及其各阶层的生活状况是

受资本积累的规律制约和影响的。“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③。

综观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美国阶级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到有两个特点。

首先，社会阶级结构趋向两极化并变得等级森严。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美国存在着无限广阔的地理空间，为机会均等和个人奋斗设置了大舞台。人们如果不能成为资本家，也可以成为独立生产者或商人。那时，中产阶级得到相当的发展，并在整个社会占有较大比重。除了部分贫穷白人和广大黑人外，上层和中层之间差别不甚悬殊。阶级矛盾没有充分发展。阶级冲突也不尖锐。

随着垄断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西部“自由”土地的消失，这种相对平等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资产阶级中间出现了一小撮垄断寡头，它们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高居于社会等级结构之颠，“把整个美国控制在自己的金融魔掌之中”^④。其他各个阶级和阶层都要受他们的控制或奴役。无产阶级内部也出现了一些新阶层。美国劳动力在这个时期经历了两次大转移，即从农业向制造业的转移和从制造业向劳务行业的转移。这两次转移使工人阶级内部职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各阶层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产生了，如熟练工人和工头队伍的扩大及他们与广大不熟练工人之间的矛盾；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之间的矛盾；白人与非白人劳工之间的矛盾等等。

在无产阶级和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之间出现了新中产阶级。他们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不断发生分化。一小部分人上升为资产阶级，大多数人由于办公室劳动的机械化，日益降低到雇佣工人的地位。

在农村中，随着农场主阶级两极分化的加剧，佃农和农业无产者队伍日益扩大。

总的趋势是：上层阶级只是一小撮，中层逐步缩小，下层不断扩大。无产阶级不论从劳动力的比重来看，还是从他们在各对立阶级地位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来看，都是在当时美国社会阶级结构中最大的阶级，也是最受苦的阶级。

阶级结构的上述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由沉寂转向激化。美国工人阶级迅速走上斗争舞台，其势如燎原烈火，从“根本上震撼美国社会”^⑤，资产阶级关于美国是“世外桃源”的幻想破灭了，“地球上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个天堂正在迅速地变成涤罪所。”^⑥可见，美国阶级斗争形势的转变与这个时期阶级结构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

其次，新旧阶级迅速更替，有些阶级或阶层之间彼此交叉，使整个社会阶级结构变得更加复杂。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美国迅速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往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900年时，工业的联合企业有185家，到1904年，具有托拉斯性质的联合企业发展到318家。它们控制着全国制造业全部资本的五分之三^⑦。金融寡头的产生及其统治地位的确立给社会罩上一层依赖关系的密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以及交通、通讯的发展，整个社会也从以前的相对独立发展为相互依赖、彼此沟通的大集体；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急剧地改变了人们的职业结构和相互关系。

凡此种种，不能不反映在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上面。一些旧的阶级或阶层消失或减少了，如旧中产阶级、宅地农民、熟练工人等；一些新的阶级和阶层出现或增加了，如新中产阶级、租地农场主、白领工人等。有的步步高升，如百万富翁的发迹；有的每况愈下，如大部分不熟练工人，尤其是黑人和分成制农民的沦落。这样就使美国社会阶级结构呈现出升降浮沉、纷繁复杂的局面。

有些阶级或阶层互相交叉、彼此渗透的情况也十分明显。如某些经理支配工人，同时又

被垄断资产阶级所支配。他们参与剥削工人，但同时又受垄断资本家剥削。他们在被资本家剥削和支配时属于被雇佣者，而在他们支配和剥削工人时却是资本家的代理人或资本家，工人阶级内部这种情况亦不少见。工人贵族从社会阶级划分来说属于工人，但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意识形态都完全资产阶级化了。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对抗中，往往成为无产阶级的异己力量。白领和蓝领工人之间区别也不是绝对固定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起伏，他们中的某些人也可互换位置，等等。

这种阶级结构中互相渗透、新旧交替的复杂局面，对垄断资产阶级十分有利。他们可以用来模糊人们的阶级视线，分裂工人阶级队伍，进一步加强对全社会的控制。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却非常有害。它有利于建立强大的阶级队伍和提高政治觉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延缓了工人运动的发展进程。

总之，过渡时期美国阶级结构的变化是迅速而复杂的，影响是深远的。正是：一切新形成的社会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注释：

- ① 《美国统计摘要》，第202页，转引自《列宁选集》，第2卷，第740页。
- ②⑩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时代，从布赖恩到罗斯福》，纽约1955年版，第136、217页。科技队伍的扩大和文官的膨胀也是新中产阶级迅速增加的原因。
- ③ 康马杰等人著：《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纽约1942年版，第2卷，第362页。
- ④⑤ 《列宁选集》第2卷，第840、745页。
- ⑥③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9、254页。
- ⑦ 《美国历史统计》，纽约1976年版，第912—913页。
- ⑧③⑤ 《列宁选集》第3卷，第754、88页。
-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639、653页。
- ⑪ 安娜·罗彻斯特：《美国人民党运动》封面扉页，三联书店1975年版。
- ⑫ 《列宁全集》第22卷，第12—13页。
- ⑬ J·M·威纳：《美国南方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1865—1955》，《美国历史评论》1979年第4期，第981—986页。
- ⑭ 《美国农业经济概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36页。
- ⑮ C·A·比尔德：《美国史纲要》，纽约1944年版，第398页。
- ⑯③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末、707—708页。
- ⑰⑱⑲ 吉尔伯特·C·菲特、吉姆·E·里斯：《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1、480—481、482页。
- ⑳㉑㉒ 《美国历史统计》，华盛顿1961年版，第280、74、76页。
- ㉓⑳㉔ 梅尔文·杜波夫斯基：《工业化和美国工人，1865—1920》，伊利诺伊1975年版，第3、19、21页。
- ㉕㉖ 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英文《每月评论》杂志，1974年7、8月合刊，第111、101页。
- ㉗ 艾伦·克劳特：《杂乱的群众：美国社会的移民，1880—1921》，伊利诺伊1982年版，第3、17页。
- ㉘㉙ 沙伊贝、瓦特和福克纳：《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145页。
- ㉚ 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3卷，纽约1964年版，第13—14页。
- ㉛ 美国劳工研究协会：《美国资本主义的趋势》，第55页，转移自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第411页。
- ㉜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81—482页。
- ㉞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5—556页。
- ㉟ 约翰·杜威：《新老个人主义》，纽约1962年版，第76页。